

毛共對緬甸的顛覆陰謀

張耀秋

一 緬甸的叛亂組織

緬甸共黨是於一九三九年開始形成，一九四三年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當時身爲「中央委員」的德欽梭與德欽丹吞等人，組成了緬共「中央委員會」。另一名「中委」登帕敏則被派往印度，在盟軍情報部門任職。一九四六年緬共發生內鬥，德欽丹吞和登帕敏一派，合成「登丹黨」，也就是後來所稱的「白旗緬共」，德欽梭及另一部份黨徒，則組成了「紅旗緬共」。茲略加說明於后：

(一)白旗緬共——大體說來，是完全倒向毛共，並接受毛共的訓練指揮。這支緬共是由德欽丹吞領導，在緬境四處騷擾。

一九六六年毛共進行「文化大革命」期間，白旗緬共也受到毛共的指示，在其組織內整肅異己，當時的兩名「中央政治局常委」耶波蒂與古西耶，都因不滿「毛澤東路線」而被德欽丹吞指爲「黨的叛徒」，於清算鬥爭之後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被處死刑。另一名「中委」帽延旺，也因不滿丹吞對緬共「元老」的侮辱鬥爭，被指爲「耶波蒂黑幫」，而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處死。

白旗緬共由於內部傾軋加上政府軍的攻擊，元氣大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緬軍攻入卑謬附近的緬共訓練基地——即「金城北京」，一九六八年四月政府軍又掃蕩了緬共在勃固山區的「中央委員會總部」，將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軍事指揮總部參謀長帽西亞擊斃，其時德欽丹吞臨陣脫逃，僅以身免。

德欽丹吞爲了接受毛共的領導，繼續在黨內剷除「不忠」黨徒。一九六八年八月他將一名緬共頭目帽吞迎殘酷地加以殺害，與帽吞迎同時遇害的還有仰光大學的幾位左傾學生領袖。帽吞迎原亦爲親毛派，曾往北平受訓，只因他主張與緬甸政府進行談判，以爭取時間來佈置「人民戰爭」，而與德欽丹吞意見相左，遂爲德欽丹吞所不容。同年九月，德欽丹吞以過於殘暴，終爲其手下的一名青年幹部用槍擊斃。其後白旗緬共在緬甸本部遂一再受挫，到處流竄，緬共中央的「領導權」由德欽辛接替，繼續執行毛共指示的武鬥路線。直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緬共中央總部被緬軍攻陷，「主席」德欽辛與「總書記」德欽漆同時被殲。該二共酋死亡之後，緬共主席乃由在北平接受蒙養廿餘年的德欽巴登陣接任。仍在毛共不斷支援之下，使用毛共供應的武器，繼續進行游擊活動。

(四)紅旗緬共——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未久，德欽梭因反對由自由同盟黨組成的緬甸政府，便率領紅旗緬共轉入地下，從事叛亂。一九五二年，紅旗、白旗緬共以及人民志願軍因情勢所迫，組成三黨聯盟，後來白旗緬共要與自由同盟政府和談，德欽梭拒不參加，三黨聯盟遂告解體。

其後，紅旗緬共總部由三角洲移至緬甸中部的木谷具縣，緬甸政府軍曾對之發動一次清剿。一九六〇年，紅旗緬共總部又由緬中遷往西部的若開叫彪縣，過了不久，紅、白旗緬共進行協商，白旗緬共建議紅旗緬共走「劉少奇路線」，但爲德欽梭所拒，協商遂告破裂。一九六三年緬甸政府決定與共黨展開談判，但德欽梭把軍事政府的和談邀請，形容爲「在天鵝絨手套下的鐵手」，拒絕參加。

德欽梭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緬中木谷具縣被捕，復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爲緬政府判處死刑。紅旗緬共因缺乏領導，其殘餘份子多先後向緬政府投誠。

(三)滇緬邊區緬共——所謂邊區緬共，實際上也像白旗緬共一樣，是毛共一手造成的工具。其組成份子包括滇緬邊區山頭部族、毛共民兵，以及部份回大陸共區升學的旅緬僑生，由緬共在大陸上受訓的高級幹部負責名義上的領導指揮，並以緬共爲旗號，其武器彈藥及軍事裝備，全部由毛共供應支援，其叛亂武裝人數約有五千多人。

邊區緬共現由卡欽族的緬共諾賽任「總指揮」，曾先後在緬北的盛威、貴概、臘戍、滾動一帶，發動多次攻勢，企圖在緬甸北部建立起紅色政權。惟以當地的撣族人民、華僑青年均堅強反共，並組成反毛反共自衛隊，與緬共份子相週旋，同時緬甸政府軍亦全力支持剿共行動，邊區緬共的攻勢乃大受頓挫。

二 毛共與緬甸關係的演變

毛共於一九五〇年六月爭取與緬甸宇努政府建交後，雙方的外交、經濟、貿易和文化關係不斷發展，雙方領導人經常進行相互訪問，成爲所謂「社會制度不同國家和平共處」之榜樣。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訪緬時曾與宇努發表聯合聲明，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爲指導彼此間關係的準則。一九五五年四月，緬甸夥同印度等國，在萬隆會議上替毛共搖旗吶喊，將五項原則擴大爲「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即所謂萬隆精神）。一九六〇年一月，毛共與緬甸在北平簽訂友好和不侵犯條約，雙方承認和尊重彼此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保證用和平協商辦法解決一切爭執而不訴諸武力，以約束緬甸堅決執行中立和不結盟政策。一九六〇年十月，毛共又與緬甸在北平簽訂邊界條約及換文，雙方同意以互讓方式，明確劃定長達二千一百八十餘公里的邊界線。一九六一年一月，雙方復在仰光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規定由毛共給予緬甸三千萬英鎊的無息貸款，并助緬修建滾滾弄鋼索吊橋、比林糖廠、西當造紙廠、密鐵拉紡織廠、斯瓦膠合板廠等經建工程。一九六二年三月，毛共在緬甸國防軍總參謀長尼溫（即現任總統）發動

軍事政變後，繼續保持與緬甸的友好合作關係，並支持緬甸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及其與緬共進行和談。

但自一九六六年開始，尼溫政府鑒於毛共實行「文化大革命」加強輸出「暴力革命」，在東南亞各國製造暴亂並暗中支持緬共進行武裝叛亂，乃漸憬悟毛共是緬甸的主要危險，因而一方面疏遠與毛共的合作關係，一方面加強清剿親毛的白旗緬共，并分訪英、美、日諸國爭取經援。毛共對緬甸此一措施至感不快，乃隱伏下雙方交惡的因素。一九六七年六月，緬甸人民因不滿毛共在仰光組織「紅衛兵」從事顛覆活動，曾發動大規模的反共示威，進而擴大為全面性的反毛排華運動。示威羣衆高呼「打倒毛澤東主義」的口號，襲擊毛共駐仰光大使館和其他機構，殺死毛共援緬專家劉逸與若干特務份子，以及搗毀大批華僑的商店住宅等。毛共除向緬甸政府提出強硬的抗議照會，以及策動北平「紅衛兵」在緬甸大使館前舉行示威之外，並開動宣傳機器進行反緬宣傳。一面辱罵尼溫政府走上「親帝、聯修、賣國、反華」的道路，把「中緬關係」推到空前惡化的地步；一面號召緬共要用「革命的鬥爭」，打倒「法西斯政權」、「爭取徹底勝利」。緬共中央委員會立即發表聲明，攻擊「尼溫法西斯」的「反華暴行」，並聲稱：此次事件是「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所共同策劃的，同時號召「緬甸人民以武裝推翻尼溫政府。是年八月十五日，緬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陣在為紀念緬共成立廿八周年而作的一篇長文中聲言：緬共今後必須堅持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加緊推行「革命武裝鬥爭」。同日，毛共中央發出祝賀緬共成立廿八周年的電文中則聲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緬甸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鬥爭，我們把這種支持看作是我們應盡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

毛共與緬甸關係公開破裂後，乃公然撕毀所謂「五項原則」，支援緬共擴大武裝叛亂。結果促使尼溫政府步印度後塵，在外交上聯合蘇俄抵制毛共，在內政上加緊清剿親毛共黨。直到一九七一年底，毛共邀請尼溫訪問北平，以及緬甸宣佈支持毛共參加聯合國，雙方關係始逐漸好轉。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和四月卅日，高棉與北越共軍攻陷金邊及西貢，接着寮共又篡奪聯合政府的領導權，致使高棉、越南和寮國先後淪入共產鐵幕，造成東南亞岌岌可危之形勢。五月十六日，緬共中央發表一項聲明，聲稱該黨主席德欽辛、中央書記德欽漆於三月十五日作戰時死亡，並已選舉德欽巴登陣（原任副主席）繼任主席職務，同時緬共強調該黨在「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指導下，要把武裝鬥爭堅持下去。由於東南亞局勢劇烈及緬共叛亂日益猖獗，尼溫政府對毛共及中南半島上的赤色政權，祇得傾心結納，以求苟安。例如一九七五年五月，緬甸在西貢變色不久，即與北越和南越共黨政權分別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八月八日至廿一日，緬甸外交部長吳拉蓬及其隨行人員，應邀到北平、瀋陽、哈爾濱等地訪問，並與鄧小平、喬冠華等商討發展雙方關係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十月廿四日至十一月十五日，緬甸第一工業部長吳拉埃率工業代表團，應邀到廣州、北平、天津、蘇州、無錫、南京等地訪問，並與方毅等商談加強經技合作和經濟援助問題。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緬甸總統尼溫應邀到北平進行正式訪問，並與毛澤東、鄧小平等舉行會談，發表聯合公報。由上所述，顯示毛共與緬甸已重新恢復勾結。

三 毛共與緬甸改善關係的主因

自從越、高、寮三國相繼淪共，馬、菲、泰等國先後與毛共「建交」之後，毛共在東南亞的氣焰日益囂張。但在另一方面美國勢力雖逐漸自東南亞撤退，蘇俄勢力却企圖自南亞進窺東南亞，造形毛、俄共黨爭奪東南亞的險惡形勢。如此乃使緬甸感到徬徨失措，尤其恐懼毛共援助緬共擴大武裝叛亂，使緬甸成爲越、高、寮之續，故它不得不重新採取親共媚毛政策，以討好毛共謀求苟安。而在毛共方面，則擬利用當前形勢，誘使緬甸重新投入它的懷抱，以加深其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阻遏蘇俄勢力伸入東南亞地區。由於毛共與緬甸需要互相利用，故彼此關係乃獲迅速改善。

今年二月，當周恩來遺孀鄧穎超剛出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立即應邀訪問緬甸，受到緬甸政府隆重的接待。在鄧穎超訪問期間，雙方均一致強調周恩來當年對緬甸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顯示了毛共拉攏緬甸的意向。接着，緬甸總統尼溫與其夫人於四月二十七日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當尼溫抵達北平時，毛共的「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親自到機場迎接，其他迎候人員包括「副總理」李先念夫婦、「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外交部長」黃華夫婦，以及「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等人。毛共「人民日報」於當日發表社論，題爲「熱烈歡迎緬甸貴賓」，先則說：「中國和緬甸長期以來一直是和陸相處的友好鄰邦，中緬兩國過去都曾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兩國人民在長期的共同鬥爭中，一貫互相同情和互相支持，結成了親戚般的友誼」。在「社論」的結語中，毛共終於顯示了其真正的意圖：「世界形勢和亞洲形勢都是一片大好，亞洲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擦亮眼睛，看清了超級大國在亞洲進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反動本質，增強了拒狼防虎的戰鬥決心，廣大亞洲國家和人民的反帝反霸正義鬥爭，正在不斷取得新的勝利；中緬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同屬第三世界，兩國人民都面臨着建設自己國家和反帝反霸的共同任務。」這就是說，毛共以同爲「發展中國家」，同屬「第三世界」爲理由，促使緬甸參加「反帝反霸」的鬥爭。反帝就是反美，反霸就是反俄，也就是一面要「拒狼」，一面要「防虎」，這是毛共向緬甸表示友好的真正目的。

九月十六日，尼溫總統於前往北韓訪問途中又應毛共邀請抵達北平作五天的「友好訪問」，華國鋒等亦親往機場迎迓。一年之中尼溫總統前往北平作兩次「友好訪問」，可見毛共與緬甸緊密勾結之一般。

四 毛共與蘇俄對緬甸的爭奪

十餘年來，毛共與蘇俄對緬甸的覬覦都各懷鬼胎，毛共不容俄共染指中南半島，也畏懼俄共在掩有印度洋後再向東擴展。事實上毛共與蘇俄爭奪緬甸的努力方向，可以一九六二年作爲分水嶺。在此以前，毛共與蘇俄都分別和緬甸政府、國會中反對黨、地方

左翼人士、及地下緬共武裝叛亂份子接觸，但當時毛共與蘇俄雙方均不敢太露骨而只有暗鬥，因緬甸和自由國家仍然保持友好的關係，如果雙方過於明顯的鬥爭，將使西方國家坐收漁人之利。所以雙方唯有尋求自己可控制的緬甸左翼勢力，加以卵翼培植以達成其赤化緬甸的目的，俄共和緬甸國會中反對黨及左翼人士有密切的關係，毛共則和緬甸共黨地下武裝叛亂份子有密切的勾結。一九六二年三月尼溫軍方革命委員會推翻了宇努的聯邦黨政府，掌握了政權，因受毛共與蘇俄及緬甸左翼人士的挑撥，有一段時期對美國和自由國家，採取了敵視的態度。大批緬甸左翼人士混進緬甸軍方控制的中央政府，成為緬甸軍方政府的重要幕僚或決策人。尤其是由毛共所一手訓練的緬共頭目，在和政府談判破裂的時候，控制了緬共的中央總部，促使緬共毛共化，直接受北平的指揮，如此，蘇俄亦感不安，雙方的明爭暗鬥乃達於高潮。

俄共利用緬甸左翼人士入閣，和尼溫的軍人社會主義路線黨政府建立了深厚的關係。且路線黨所行的都是仿效俄共的所謂「集體領導」和「一黨專政」的體制，可見緬甸政府和俄共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

自一九七三年春季起毛共繼續大力支持緬共武裝叛亂份子，並驅使其從緬甸東北部南下，以威脅緬甸當局，迫使其在現實情況之下，勿過份和俄共勾結。而俄共亦看穿了毛共的陰謀，乃於是年夏季慷慨支援緬甸政府相當數量的飛機大砲與各式武器，加強緬甸政府的軍事力量，以反抗毛共支持的五六千名緬共武裝叛亂份子。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俄共中委鮑猶曾率團訪問緬甸，其後緬甸國防部長兼參謀總長山友亦以緬甸「路線黨」總書記身份訪俄，其對外立場，顯然偏向蘇俄。在蘇俄正經由越、寮共針對東南亞共黨醉心武鬥奪權的要求，盡量給予軍援以攬奪毛共造反夥伴的當前，由去年二月間，一批緬共武裝從寮國竄入緬境，戰力相當堅強，緬甸政府指為受河內控制補給的緬共武裝^①。毛共對此一情勢已有所警覺，故年來極力拉攏緬甸，以免蘇俄勢力逼於臥榻之側。

五 結論

毛共對民主國家的活動，素來採取「兩手」策略，即一面以合法手段爭取與各國政府進行友好合作，一面以非法手段支持各國左翼黨派從事顛覆活動。今後毛共除繼續與緬甸政府勾結外，並將加強對緬共的思想指導與軍火援助，曠使其在毗連滇省的緬北山區和緬中勃固山區，建立並擴大游擊根據地，伺機發動全面叛亂以武力奪取緬甸政權。

尼溫對於毛共的陰謀，亦早有所警覺，當他於本年四月底訪問北平時，在毛共「國務院」的宴會上，以毫不保留的態度，公開表示了他對毛共支持緬共叛亂的關切，而且聲言，一旦問題擴大，必將影響雙方友誼。毛共方面未明白表示其對緬共叛亂活動的立

註① 「路透社」仰光電，一九七六、二、十一。

場，祇強調和平共存五原則，期對緬甸政府，發生安撫作用。

但是，尼溫獲得毛共的「保證」，只是限於對緬甸政府的一種表面滿足。因為毛共政權在「政府」對「政府」的關係上，常強調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而在「黨」對「黨」的關係上，仍不放棄其支援「民族解放戰爭」的責任。毛共與緬共之間的關係，乃是「黨」對「黨」的關係，在毛共的心目中，緬共的武裝叛亂，正是「民族解放戰爭」的一種型態，毛共對之加以支持，也正是其無可旁貸的職責。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本年十月卅一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一項訪問談話中說：「華國鋒去年曾簡單而明白的向我解釋說，支持全世界任何地方的馬克斯列寧主義共黨是中共的責任。」^②所以儘管毛共政權對緬甸政府作有限度的承諾，可是毛共對緬共的支援絕不會放棄其責任。這個問題，不但是毛共對緬甸的問題，也是毛共對東南亞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及印尼等的共同問題。東南亞國家如果不能認識毛共此一陰謀詭計，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註② 「中央社」華盛頓專電，一九七七、十、廿五。

法國左翼聯盟的離合

陳澤豐

明年（一九七八）三月，法國將舉行五年一度的國會大選。正當法國民意測驗看好左派，預測它們可以獲得百分之五十三的選票；一般法國人民早已胆戰心驚，紛紛把資金外流，又將企業他遷；西歐各國備受威脅，舉世輿論關注此一政情發展之際，法國左翼政黨忽因「共同政綱」（Programme commun）的「現實化」（actualisation）問題，從今年五月開始，演出一場白熱化的內部鬥爭，似乎完全排除「親痛仇快」的顧慮！

法國左翼聯盟的離合